



灵魂

L'ÂME DU MAI

法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惊悚小说家的巅峰之作
因其无与伦比的想象而荣获法国侦探小说大奖

群众出版社

[法] 马克西姆·夏唐
Maxime Chattam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法」

马克西姆·夏唐
Maxime Chattam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恶魂

L'ÂME DU MAL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魂灵 / [法] 夏唐著; 刘自强, 严胜男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14-4370-3

I. 恶… II. ①夏…②刘…③严…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220 号

恶 魂 灵

著 者: [法] 马克西姆·夏唐

译 者: 刘自强 严胜男

责任编辑: 魏安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70-3 / I · 1801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一部惊心动魄的侦探小说(代序)

吴岳添^①

文学史上以“魂灵”为名的作品很少,果戈里的《死魂灵》是资产者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的故事,而这本《恶魂灵》讲述的却是一个活人的罪恶灵魂。他杀死一个个女人,切掉她们的手,用硫酸烧毁她们的前额。不过他的罪恶并非为了谋财,而是涉及“黑色魔法”的奥秘,这就为警方的破案设置了难解的谜团,也为这部侦探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余地。

小说的作者马克西姆·夏唐是法国人,故事的背景却放在美国的俄勒冈州。小说的谜团是在一个法国贵族后裔的私人藏书馆里被逐渐揭开的,这样在法国与美国之间就有了无形的联系,作者也就因此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两国侦探小说的传统,使小说兼具两者的特色。

法国人读到的第一个侦探故事,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小说集中表现了破案过程中冷静的推理逻辑。法国的侦探小说之父埃米尔·加波里奥虽然深受爱伦·坡的影响,但是他的小说着重反映社会生活,因而法国与美国的侦探小说从一开始就有所区别。法国有两位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塑造著名侠盗亚森·罗平的莫里斯·勒布朗,塑造著名探长梅格雷的西默农。与福尔摩斯等只管解谜破案的英美侦探不同,这两位侦探置身于现实的社会之中,注重分析导致犯罪的心理危机。因此毋庸置疑,法国的侦探小说虽然成就卓著,但读起来不如英美侦探小说那样恐怖和刺激。这种状况从20世纪末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女侦探小说家布里吉特·奥贝尔的悬疑小说《森林死神》获得了1996年的“侦探小说大奖”,写的是一个母亲为了使儿子复活而杀死六名儿童的恐怖故事。她的《死神的裁缝》写凶手喜欢将受害者肢解,把切割下来的手脚胡乱地缝在一起。《器官的侦查》里的被害者都被掏空了内脏,《殡仪馆》写的是殡仪馆里尸体被盗所引发的罪行。这些作品显然与英美侦探小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马克西姆·夏唐无疑注意到了西方国家常有的冷血杀手,他们杀害妓女或在校园胡乱射击,在当地造成极大的恐慌。他把波特兰市广为流传的“波特兰刽子手”作为起点,引出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情节,就是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警察的追捕,对口水的基因分析,图书馆里的查阅,但丁的《神曲》,都表明案件发生在当代;但是“黑色魔法”的秘密,棺材里被盗的尸体,对灵魂的召唤,又流露出神秘而恐怖的色彩。作者正是在反映现实的同时,结合历史传说和神秘现象进行了丰富的联想,这种现实与幻觉重叠、科学与迷信交叉的新颖手法,继承和发展了侦探小说的传统,具有扣人心弦的动人魅力。

注:①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现实超越虚构。

在我写作这部小说所做的两年研究期间,这句格言向我展现出其全部的真实性。在这两年里我研究了法庭学、法医学、侦查学、犯罪心理学,甚至还研究了那些系列杀手。我见闻到一些最有才干的作家也不敢写进小说里的事情,尽管他们作品中安抚人心的力量可以减缓那些可怕的事实。有些书中提到的行为会让人觉得恐怖得滑稽,甚至显得如此不可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随后我发现我的父母和世界上所有的父母一样对他们的孩子说了谎:魔鬼是存在的。

我无意赞扬恐怖,只是试图写这部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小说。或许这才是最可怕的。

马克西姆·夏唐
埃吉孔布,2000年4月2日

序 曲

1980年，迈阿密郊区

凯特·菲利普斯打开车门并且让乔希下车。乔希手里拿着一个表现太空突击队（译注：动漫名称）的塑料娃娃，他把这个娃娃紧紧地搂在怀里，仿佛它是一件神奇的宝物。停车场令人窒息的空气立刻向他们袭来。毫无疑问夏天会越来越炎热。

“来吧，我的宝贝。”凯特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太阳镜推到头发上。

乔希边从车里出来边注视贸易中心的门面。他非常喜欢来到这里，因为有如此多可爱的东西可看。当天上午，听到母亲说她动身去贸易中心，乔希抓住机会恳切要求，结果他妈妈同意带他来了。现在这座建筑矗立在他面前，他感到心头一阵激动。或许他能带一件玩具回家？他想要的马乔雷特槽车，或是一套钉在硬纸板上的太空突击队玩具！这是一个诱惑人的念头。还需要凯特接受。他转向母亲向她要求新玩具，看到她在核对从报纸和广告上仔细剪裁下来的优惠券。

“你可以给我买件玩具吗，妈妈？”他用几乎是四岁男孩的细弱声音问道。

“别闹了，要不然我不再带你一起走了。”

小男孩像他父亲经常做的那样手搭凉棚，就这样穿过停车场。

“多么热呀！”凯特勉强用手给自己扇着风感叹道。

“别拖拉了，亲爱的，要是在大太阳下待太长时间，我们就要融化了。”



乔希不清楚他母亲想说什么，还是加快了步伐，他们走进了巨大的综合商场。通道旁放着许多报架，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消息都登在报纸头版。现在人们只谈论这件事。有些人已经看到一场与古巴导弹危机相似的危机的轮廓清楚地显示在地平线上。但对于凯特来说，这些只是政客虚构的事情。如同她丈夫斯蒂芬所说的那样，是明争暗斗。他说，最好和这一切保持距离，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自己的角落里凯特是同意的。她赞成斯蒂芬说的许多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爱上他。

她向那些报纸投去最后一瞥，然后立即继续赶路，迫使乔希在她身边奔跑才能跟上。他们在众多的海滩用品的货架前经过，这些海滩用品已经在预告夏季和夏季大群的旅游者很快就要来临。一阵持续的嘈杂声在宽阔的大厅里嗡嗡作响，几百个消费者的声音分辨不清地混杂在一起。凯特推着一辆小推车，乔希试图紧紧地抓住不放，就像他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歹徒登上一辆老汽车的踏板那样。在长长的玩具通道前走过的时候，这孩子拉住他母亲的裙子。

“我想看看这些玩具，妈妈，可以吗？”

凯特叹了口气。买东西对她来说一直是一件苦差事。不停地在这些巨大的货架间闲逛，只是为了在一百件几乎相同的商品中挑选一件……她又想起斯蒂芬要她别忘记买冰冻饮料，想到中午就要举行野外宴会，她感到精神振作。萨林格一家来吃午餐，她将近两年没有再见到的戴通和莫莉终于回到了这个地区。想到这，她提了神，仿佛已经吸到正在烹调的汉堡牛排的香气并且享受重又见到她年轻时代的朋友的快乐，凯特感到心情舒畅。乔希又一次拉她的裙子等待她的回答。她正要责备他坚持时，他做出了哀求的小孩的鬼脸。

“妈妈，请你答应我，我只看看，我留在这里。”

在通道的两边，一些运货车缓缓地驶过，好像在高峰时间处于饱和状态的高速公路上。乔希用恳求的目光盯着他母亲。当他对我做出这副表情时我真受不了，她心想。

凯特丝毫不想对他作任何斥责，也不想听他的任何诉苦，不然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在剩下的购物时间里乔希都会赌着气，她耸了耸肩膀。她急于回到家里，静静地待在花园里，与朋友们重逢相聚。如果我把他留在这里，我可以更快地走过这些柜台，早一点结束买东西的苦差事。她心里想道。

“好吧，你可以在这里等我，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做傻事，别离开玩具柜台。我什么也不给你买，我把话说清楚。”

乔希快乐地点头，并没有对妈妈最后这句话惊惶不安。以前的情况一直是这样，但是最后当凯特推着一辆满载的小推车回来并且想尽可能快地回家的时候，只要他坚持，他或许总能得到一件小东西。他已经开始走向那些塑料人像，这时他母亲叫住他：“哎，娃娃，你不亲亲你妈妈？”



乔希往回走来，嘴角挂着淘气的强笑，迅速地吻了凯特的面颊，然后重又走向他的英雄的群像。凯特·菲利普斯，刚到二十三岁的年轻的母亲，微笑着看着她的儿子走开。

从此她再没有见到他。

俄勒冈，波特兰

当今

第一部分

1

下面的话语在机器的声响中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

（奥博龙）今晚的聊天室使人沮丧。我感到孤独。你呢，你好吗？

朱丽叶·拉斐特在她的屏幕前皱起了眉头。她转过头看她的另一台电脑，她想看看通过互联网获得一个新软件的任务进行到哪里了。那些数据资料以相同的精确性展开推进。她的书房很宽敞，她把它布置成 L 形以便在那里拥有一个工作台——那里总是塞满了书——和安放她两台电脑的地方。朱丽叶回到她开始的与奥伯龙的对话。

（伊西塔尔）我感到像每天晚上一样。空虚。

她的假名以黑体字闪现在阴极管上。她喜欢这女神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每天使用互联网来交谈，但对他们的对话者一无所知，假名是人们能够对他拥有的唯一描述。这是在互联网上表示他人的一切。

她的孤独的伙伴再次回答她：

（奥伯龙）我理解你的感觉。这里情况也相像。空虚，黑暗，夜晚吸收了世界。



（伊西塔尔）我在互联网上喜欢的是人们拥有的表达自己想法的便捷。我可以对你讲述我的生活，而这将不用我付出任何代价，因为你不在现场，我们将永远不见面。我不用承受你的目光。

（奥伯龙）由于分担我们独身者的夜晚，我们最后会想念对方。

朱丽叶愉快地摇摇头。

（伊西塔尔）缺的不是这。再说我们不是完全孤单。你有夜晚，就像经常对我重复的那样，而我有我的学业，我提醒你！

（奥伯龙）这是真的，我忘了。今天你在大学里吗？

朱丽叶微笑了，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在键盘上敲出她的答复：

（伊西塔尔）为什么？你是我的一位老师？你监视我？朱丽叶抓过碗里剩下的凉了的中国面条。她放低卤素灯，使房间沉浸在更加令人感到舒适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外边，邻居的狗在夜间吠叫。

（奥伯龙）不。但是我对你感兴趣。你没有对我多谈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想更好地了解你。

朱丽叶仔细地读了她的对话者的话语，然后给予答复。

（伊西塔尔）自从我们一起交流思想以来，亲爱的奥伯龙，你应该逐步了解我了。不是吗？

一些面条掉在割绒地毯上了，她不禁收起双腿咒骂起来。

（奥伯龙）确切地说是两个月。两个月来我们在互联网上交流思想，我所知道的你的一切就是你是一位23岁的年轻女子，你喜欢历史和希腊罗马神话，你的绰号伊西塔尔就是由此而来的，伊西塔尔是爱情和战争的女神，你是一位无条件地喜爱中国面条的人，再说我可以打赌你正在吃中国面条。

朱丽叶停止了咀嚼。他如何能够知道，除非他就在此刻正在观察她？她慢慢地咽下面条，把碗放在写字台上。她的心脏几乎立刻恢复了有规则的节律。“我可怜的姑娘你是个傻子！”她心里想道。你怎么希望他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他知道你吃什么，因为你几乎总是吃同样的东西！由于在电脑上读到了，所以他记住了！

（奥伯龙）那么呢？

朱丽叶的手指熟练地在键盘上滑动，就像那些用几整天时间乱弹钢琴的人那样：

（伊西塔尔）你说中了！你瞧，你已经很了解我的烹调习惯……还问什么呢？

（奥伯龙）想知道你到底是谁。躲藏在伊西塔尔后面的是怎样的你。

（伊西塔尔）一位心理系大四女生。行吗？

神秘的奥伯龙的回答很快出现了。

（奥伯龙）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咱们玩个小游戏。让我们彼此披露，互相了解吧。

朱丽叶放下空碗。



“很遗憾奥伯龙，在我看来这走得有点儿远了。”

她迅速地修改自己的意见。

(伊西塔尔) 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夜安，以后见……

她站起身，嘟哝着伸懒腰，正要关闭电脑，下面的话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奥伯龙) 你别断网！别断网！

“抱歉精灵王，但是我累了。”

她按了关闭按钮，电脑在送出最后一阵风后恢复了平静。这位年轻女子走到大衣柜前，停在那面大镜子前。她注视着自己在镜子中的身影。高大苗条。或许过分了，她心想，我该多作运动。她摸了摸自己的臀部。虽然一连几小时坐在电脑前或者埋头于书本，她的臀部依然结实。她的目光投向自己在镜中的脸庞。宽宽的嘴唇，她母亲说的翘鼻子，长长的头发，两年来她把它们染成黑色，为了突出她的蓝眼睛，这首先是出于美感的考虑，其次是她认为这样更适合她，黑色的头发更能反映她独立的性格。有时有点过分忧郁。大部分小伙子看到她高大修长的身影和一头乌黑的秀发，在她走过时都会向她转过身，直到她的目光盯住他们。多少次她感到她碧蓝的眼睛对男人们产生的影响！他们中最沉稳的人也神魂颠倒。他们咧开嘴的样子简直叫人觉得滑稽可笑。事实上这可以说变得令人厌烦。很少有人敢于接近她，以为这样一个惊人的女子一定已经有许多人爱慕，罕见的几个迈出这一步的人一般只能自我陶醉而无法交流任何情感。朱丽叶天性羞涩，因此她独自一人度过她的夜晚，置身于她的两个硬盘和它们的屏幕之间，远离像她这样年纪的年轻女子最为珍视的浪漫的夜晚。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做法不冒任何危险，对她是合适的。在互联网上，人们遇见的人缩小为简单的绰号，只有这些绰号有时告诉对方的情况。人们可以与来到的第一个人进行讨论而不冒任何风险，一旦对话的趋势令人不快，只要断网就可以了，就再也不会听到谈论自己。这位奥伯龙是她在一个论坛上遇见的，他们结成了某种形式的友谊。有时在晚间相聚为的是进行会话，但他们从不知道究竟在和谁打交道。互联网意味着一种没有危险的交流方式。但是显然，这种交流缺乏热情。

邻居的狗开始叫得更厉害了。“罗斯福你别叫了！”朱丽叶从她房间敞开的窗户喊道。把他的狗叫做罗斯福，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养一条狗的话，我不需为替我的狗取个名字而苦思冥想了！我会像一个凶狠的老妖婆独自一人待在她隐蔽的住所里！她想道。这个情景使她嘴角上露出微笑，她决定上床。将近午夜十二点半的时候她房间的灯光熄灭了。

几天以后，雨水撞击着梯形教室的窗户玻璃。汤普森教授口授着他的课程。他单调的声音已经使一半的听众陷入昏昏欲睡之中。在所有这些面孔之中，朱丽叶·拉斐特心不在焉地听着，注视着在窗户的另一边伸展开的灰蒙蒙的、潮湿的风景。她的思绪飘向加利福尼亚，两个月前她的双亲动身去那里生活了。特德·拉斐特被提拔了，



也由于这个机会被调动到圣迭戈。他的妻子阿莉斯在考虑换雇主，为的是重新给她的生活注入活力，因此她跟随她的丈夫前往更加阳光明媚的地方。朱丽叶在这里，在波特兰长大，她少数几个朋友以及她生活的印记都在这里，因此她不愿意追随父母亲而去。可以说她是这幢房子的看门人。一个女子独自生活在一幢如此大的别墅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她生性独立喜欢孤独，以至于她经常不惜与她的小朋友们绝交，无论她的朋友是多么少。最令人难受的并不是孤独——尽管夜间有时没发生什么事她就会无名的恐惧——而是为自己确定一种生活规律。定点起床，收拾房子，有规律地进食。朱丽叶很少做菜，通常她吃得不多，而且不挑食，因为这样活起来简单。

“我们可以谈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三个阶段。”汤普森教授的声音突然像幽灵的声音那样浮现出来。如果我不想从一年的开始就被拉下来，我必须集中点精神。朱丽叶为了摆脱自己的梦幻眨着眼睛自言自语道。一阵笑声从走廊传来，汤普森不快地向房门迅速地投去一眼，然后继续说：“劫持人质的第一阶段是应激发展，多数情况下激化。然后是关押阶段，人质劫持者的讹诈准备就绪：这是一个失掉人性的阶段，因为人质只是商品。此外在这个时刻产生了人质对侵犯者的认同，人质逐渐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对匪徒产生了同情。最后是后遗症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后创伤应激或者抑郁。”

朱丽叶被这种奇怪的态度吸引住了。被强迫劫持和扣押的人怎么会开始对折磨他们的人产生好感？汤普森教授谈到一位女子的情况，这位女子爱上了她的劫持者并且最后嫁给了他。听到这里，朱丽叶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人们真会以为置身于一部好莱坞影片中，她心想。

这节课的最后十分钟很快过去了。朱丽叶回到大学生停车场然后钻进她的小甲壳虫车。几分钟前，雨已经停住了。她往城南的方向开，途中在7-11连锁便利店前停下，为的是在那里买几瓶啤酒。如同每个星期三晚上那样，她要去她最好的女友家。不论哪方面朱丽叶与卡莫莉阿都不像。朱丽叶二十三岁，卡莫莉阿三十二岁。如果说朱丽叶感到独自一人在家更加自在，卡莫莉阿则喜欢经常外出，她曾经结婚五年。但是她们一开始交谈，心心相印的感觉就使她们振奋不已。无论是什么话题，她们的交谈总能找到共同点，她们的谈话经常延伸到深夜。

甲壳虫车最后停在一幢粉刷陈旧的房子前。卡莫莉阿打开了门。她是高个子的女子，长长的金黄色的发绺像绳索一样自然摆动。见到她的女友来到，她的脸上闪现出舒心的微笑。

“晚上好，我的美人！”

“你好，十月快到了，天也快冷了。”朱丽叶一边说一边赶紧走进门厅。

“我去给壁炉生旺火，你坐吧。”

朱丽叶注视着卡莫莉阿晒得黝黑的皮肤，皱起了眉头。

“我本以为你停止了晒紫外线。”她说，“这对你保养皮肤不利！”



“告诉你这是我这个夏天的最后的爱好。我准备了一道腌沙拉，高档法国菜！这将使你想起你的老家。”

“嗯。在我们家只有我父亲让我们回想起我们的故乡。他把有一位法国祖父当做一种高雅的标志，仿佛这是一种特权，甚至说成是皇室血统。”

朱丽叶把啤酒放在厨桌上。房子里什么地方的一台的电视机在播着新闻。

“你父母亲怎么样？”卡莫莉阿问道。

“昨天晚上他们打电话过来，我母亲很喜欢待在那里，似乎有点儿不适应那里的炎热，不过还行。我父亲做很多工作，他不能早回家，而且经常在周末也继续工作。我母亲对我说，最惊人的是那些加利福尼亚人，他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

“你从来没有去过加利福尼亚吗？”卡莫莉阿一边把碟子放在托盘上——一边惊讶地问道。

“没有，你知道，我和那些旅行……我很少离开俄勒冈。”

卡莫莉阿把双手放在腰上，使劲儿扭动腰肢。

“那么你给自己买一件新泳衣吧，周末我带你去洛杉矶去看那些挤满肌肉强健的男子的海滩。”

“九月末海滩也挤满人？”

“哎，我的小姑娘，这就是加利福尼亚人的精神面貌，一位好加利福尼亚人是超越季节的。而且他总是超越季节，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朱丽叶不知道这评语猥亵的含义，所以只是简短地回答：“你知道，海滩不是我爱去的地方。”

卡莫莉阿紧紧地盯住朱丽叶。

“朱丽叶，你应该努力喜欢上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或者试着结束你与世隔绝被大家忘却的生活！”

“我总不能强迫自己！我觉得这样真荒唐，半裸着身体，热得难受，还有皮肤由于被海水浸泡而绷紧，这样的日子真荒唐。这样想或许不够时尚，但是原谅我，我对此无能为力。”

卡莫莉阿摇着头向她投去善意的目光。

“显然，人们无法改变你。行了，帮我把所有这些带到客厅里去吧。”

她们把碟子放在一张漂亮的茶色玻璃桌子上。卡莫莉阿的房子不仅宽敞而且精心布置。她前夫付给她的生活费，使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任意奢华。

她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晚餐，并且开怀畅饮着葡萄酒。快到十点钟的时候，她们俩都感到有点微醉了，于是坐到电视机前。朱丽叶看到情节的一点变化就笑起来，而卡莫莉阿则幸灾乐祸地评论着一出情景喜剧人物的笨拙幼稚。两位女友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不停地笑着，只有在再饮一杯或改换频道时才停下来。

快到午夜了，朱丽叶决定该回家了。卡莫莉阿坚持要她别开车了，要她睡在屋里



的一间客房里，但是她谢绝了。朱丽叶答应慢慢地开车并且小心谨慎，虽说要开车的距离微不足道，她就住在不到一公里远的山丘上。

在台阶上，卡莫莉阿向她挥手道别然后回去就寝了。朱丽叶走下梯级直到街上，利用夜晚的清凉来重新理清自己的思绪。她感到自己有点喝醉了但酒精的气息已变得相当淡薄使她知道自己能开车。她意识到自己脚拖着地面走路，吸了一大口气来使自己振作精神。她把手放在楼梯的扶手上，欣赏着她置身于其上的高低不平的房舍与花园。远处，威拉米特河像一条暗色的饰带将市中心一分为二。这对比是强烈的，从她所在的高地，朱丽叶俯瞰着整个光影中的波特兰，所有这些高楼大厦和这些喧闹的街道。然而她从中没有看到任何活力，看到的只是一堆无名的光的星团。

正是在这个时刻会产生类似的想法！她心里想道。午夜过去了而你在欣赏景色的时候却使人消沉，这越来越令人悲伤！朱丽叶不再观看她早已熟悉的景致，她穿过街道，经过停在那里的一辆小型载重汽车，一边走向她的甲壳虫车一边在她的牛仔裤口袋里找钥匙。她在两个口袋里搜寻的时候发现后轮胎完全瘪了。它像一块嚼过的口香糖软软地瘫倒在柏油路面上。

“见鬼！今晚怎么碰上这事？”

她靠在车身上，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这时一个声音把她吓了一跳。

“遇到什么问题了，小姐？”

朱丽叶突然转过身，与一位足有二十来岁的男子迎面相遇。他显然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立即赶紧往后退并表示歉意。

“对不起，”他嘟哝道，“我本来没想把您吓着。”

他几乎显得和她一样局促不安，朱丽叶向他示意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是我，我胆子很小。”她把手放在胸口，低声地说。

“我看出来了。大概您遇到个问题了。”他指着瘪了的轮胎说。

“是的，不过这没关系，我住得离这里很近。”

“您愿意我用车带您去吗？我的车就停在那里。”他向她指着一辆很大的蓝色小型载重汽车，它停在几米高处。

这位陌生人的目光令人捉摸不透，它不盯着朱丽叶，向周围环视，一刻也没有停留。他外貌普普通通，蓄着栗色的半长的头发，身体相当结实，但是他姿态中似乎有什么显得不协调。

朱丽叶凝视了他几秒钟然后有点儿不安地回答：“噢不了，您真客气，但我只有五分钟的路。”

“我向您肯定这不碍我的事。”他微笑着坚持道。

这家伙会诱人，她心想，他相貌平平但是会虚情假意。有一瞬间她想象这或许是一次可能化作美好故事的相遇，如同有的老年夫妻讲述的那样。但现在，她感到这个男人的在场使她相当尴尬。在他满脸微笑后面，她预感到有别的什么，分辨不出。



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没有反映出他脸上露出的表情。确实一道冷光在他的目光中闪现。他的面孔想表现出殷勤，他尽力显得如此，但是他的目光却不比一条死鱼的目光更有生气。

“行吗？”他催问道。

“我就步行回去，这对我有好处，不过还是谢谢了。”朱丽叶露出淡淡的微笑回答道。

她开始走开并听见他在她背后摇动一个装满液体的容器，好像是一瓶被摇晃的威士忌酒。在她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一团棉花猛地按在她的脸上。无名的火焰在她的喉咙里喷出来。她试图挣扎但过分强大的外力使她无法动弹。她的精神陷入源源不断而来的无法理解的图景中。她的双肺在可怕地燃烧。然后在几秒钟内黑暗降临了。

2

走廊是昏暗的。水滴落在地下室的什么地方。但最令人难受的不用说是黑暗，在这黑暗中连两米远的地方都看不清。然后这东西突然出现，就像一个魔鬼从盒子里冒出来。这东西巨大而丑陋，它迅疾无比，砍下呆呆地看着它的那男人的头颅，连挥舞武器的时间也没给他留下。

“他妈的！”乔舒亚·布罗兰惊呼着从扶手椅上一跃而起关掉录像游戏的显示屏。

他所在的办公室位于波特兰警察局的六楼，由于有高大的窗户而非常明亮并且特别地宽敞，这在警察界是少有的情况。门突然打开了，一位穿制服的男子走上前来。这是拉里·萨勒安德罗，他身体结实，头发花白，眼圈发黑，此时的心情坏透了。

“你当便衣警察已经两年了，门上却一直不标明。”他进门的时候说着，仿佛说的是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立刻注意到便携式电视机和电子游戏机，又补充道：“那么乔希，还在迷恋这年轻人的玩意儿吗？”

“相信我，我试图停止但这比戒烟更困难！这是唯一能使我想到工作以外事情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减压师。”

“哦，你谈到抗压。好，这里就是有关前天上午被我们拯救的那位漂亮小姐的法医报告，萨勒安德罗边说边把一份档案放在堆满材料的办公桌上。昨天进行了显微镜检查，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把所有结果都写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得到。”

他坐下来，拉着粗大的腰带以便束紧自己大腹便便的肚子。拉里·萨勒安德罗一个月后就要满五十岁了，身体超重许多公斤。他在波特兰警察局工作二十七年了。由于长年巡查，他吃各种甜食，为的是在体力上坚持得住。

布罗兰拿过档案，从眼睛盒里取出眼镜戴在鼻子上。他栗色的发绺垂在前额上，大大的眼睛浅褐色，嘴巴带着自然的微笑，方方的下巴宽宽的，戴上眼镜使他显出一



种少有的严肃。布罗兰快到三十一岁了，他是刑事调查处最年轻的便衣警察。人们经常责备他更像一位足球明星——他的“球星”的绰号由此而来——而不像一位身先士卒的便衣警官。这种称呼方式让他明白他不应当将它与他的职业出身联系在一起。

乔舒亚·布罗兰的经历与人们通常的经历是逆向的，是从联邦调查局到警察局而不是相反。他口袋里揣着心理学文凭又具有真正的研究精神病理学的天赋，他本想加入联邦调查局，在那里的行为科学单位工作并且这样在整个时间里深入调查的核心。于是开始了为进入康迪科联邦调查局专门学校的系列测试，然后是枯燥乏味的培训阶段。他成功地通过预录考试，名列前茅，这使他认识行为科学单位的一些成员并且因此建立联系。除了这些关系，他在犯罪学领域学习的意志和极佳的成绩使他迅速获得不同寻常的破格优待接受行为科学单位的特别培训。在那里，他又展现出才干，善于归并情报，将它们与调查材料比较，从中得出完全准确的罪犯形象，他因此而出名。

正是在那时事情开始变糟。布罗兰清楚地知道刚刚培训完当不了行为科学单位的侦查员，通常需要在另一个部门几年工作的证明才能被接受申请一个职位：只有实地经验能够赋予一位警员成为一个好侦查员的必须的能力。然而布罗兰曾天真地想过他在大部分考试中“很好”的评语和他与好几位干部保持的极好的联系可以使他获得进入行为科学单位的直通票，至少是作为见习员。他什么也没当上。只是在两年的训练和犯罪侦查学的实习之后他才成功地进入联邦调查局。

行为科学单位在其冰冷和强硬的外表下，事实上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帮助和指点自己的同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全都调查一些残忍的断肢毁形、噩梦般的性虐待的案件和其他极其残酷的事件。他们齐心协力，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许多警员在行为科学单位过渡几年然后要求改换部门，在这里如果想保持在社会上可以维持的精神健康，那就不能变老。警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借助大量的照相底片甚至是硬盘和法医或警察的报告来分析在当地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事实上，每个工作日都要潜入人类灵魂最丑恶的深处。

奇怪的是，在布罗兰受训期间，在他在这个部门度过的许多小时里，这些工作并不是最使他为难的事。他完全成功地深入调查、吸收材料并重建杀人者的行为然后逐渐脱离自己的角色而重新变为乔舒亚·布罗兰。

一天晚上，在一整天课后，罗贝尔·道格拉斯，行为科学单位的主任告诉他自己在身上看到一位天生的侦查员，因为他有能力分隔私生活和工作。对一位侦查员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他必须完全沉入杀人者的心理，他必须做到完全理解其作用以便确定它从而最终勾画出其轮廓，知道他即将做什么。达到这一步是一件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侦查员带着他对调查和受害者们的全部了解而度日；他日夜集中精力于尸体上留下的痕迹，直到能够感到他“掌握”杀人者的个性。然后他变为杀人者。至少他理解杀人者的行为，特别是其动机、其幻觉和在作案时使其冲动的欲望。于是他能够勾画出杀人犯的形象，因为他知道杀人犯是什么样的人，他领会了其需要并且能够确定



其未来的危险性。

在道格拉斯看来，布罗兰性格的力量使他能够做这一切，一旦杀手的角色被确定，他也不会留有过度的心理伤害，这可是一位侦查员的主要素质。事实上，布罗兰表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同感而不是简单的敌意，这是他全部力量的所在。他并不试图对此给自己解释，他的性格就是如此，他不愿企图更往前解剖这个现象，他对此不感兴趣。他所希望的，就是在这些病人犯下新的罪行之前追捕他们。在康迪科，在与行为科学单位毗连的单位的走廊里，人们经常低语所有这些侦查员一定属于联邦调查局，但是他们童年时的一点小事就可能足以使他们的面孔有朝一日与那些被图钉钉在办公室墙上当地最大的系列杀手们的图像相似。

理清迹象，记下证据，确定凶犯的心理形象并推进对杀人者的追捕，这些就是布罗兰进入联邦调查局时的基本动机。当他获得挂在胸前的姓名牌时，他过了二十八岁，罗贝尔·道格拉斯把他召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对布罗兰说：“你应当耐心等待。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侦查员的。”

“但是？”布罗兰说道，嘴里感到失望的苦涩味道。

“我不会破例的。虽然你对案卷非常熟悉，但是我希望你积累实际经验。有许多事情，你只有在弱肉强食的都市世界里才能学到。然后，你将在这里拥有你的位置。”

看到布罗兰不快的表情，罗贝尔·道格拉斯补充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会设法安排一个适合你的岗位的，几年后你会在我们这个团队。”

布罗兰知道真相其实非常简单：行为科学单位只愿意招募一些多次显示了才干的警员，为的是不至于因为一次出错而影响自己的声誉。几天后他接受了他的岗位分配，在波士顿地方分部。许多同学羡慕他的职位，但对于布罗兰来说，这意味着还要生活六年才能面对使他激动的事业。

在他接受培训期间，布罗兰和一位教授犯罪精神病学的侦查员约翰·里塞勒志趣相投。里塞勒是他辞职的发动者。里塞勒反复对他说他在确定罪犯们的人格方面具有真正的天赋，说他应当耐心等待。但是面对布罗兰固执的拒绝，他投降了。于是他建议布罗兰辞职从警。在那里，他们需要像他这样的成员。他很快就会接受犯罪档案和破案工作，这肯定比在联邦调查局要来得快。

因此布罗兰带着心理学文凭和在联邦调查局接受犯罪侦查学培训的经历回到自己的故乡波特兰，仅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了便衣警官的正式职位。他又在十一个月里经历了一些疑案。由于他确定犯罪性质的能力，他迅速得到他的上司的器重。他们把最引人注意的案子托付给他处理。从那时起，他避免提起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经历。他把这经历视为一种职业财富，虽然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个人失败。

在一座像波特兰这样的城市里，一个联邦调查局成员的经历足以造成坏名声，仿佛这是最高抱负的证明。在警察们的眼里，布罗兰是一匹年轻的长牙狼。除了萨勒安德罗，很少有人试图去了解他。